

车事

酒娟

1992年,像许许多多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充满期待与热爱的人一样,我来到了烟台。那一年我20岁。

当时,开发区购物娱乐场所极少,周末去市里(芝罘区)逛街购物,便是工作之余的要事及乐事。

当时的公交线路只有21路大巴,以及它的补充——“小公共”(即小巴士)。

大巴总是令人望眼欲穿。在眼巴巴地等待中,它沿着空荡荡的长江路,如蜗牛一样慢慢吞吞地爬过来,颤巍巍地停下,车上早已水泄不通。售票员大声吆喝着:“挤挤!挤挤!”众人也通力合作,奋力前挤后拥,好让车门贴着最后一个上车的人关上。

“小公共”倒不用挤。它总是猝不及防地窜到你跟前,售票员大声喊:“有座,有座!上车就走,上车就走!”但你一旦上车,就意味着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不坐满座,它是不会走的。

2004年左右,我自谋出路做起了小生意。因为资金不充裕,便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送货。记得头一天拿到驾照,我第二天就开车去送货了。由于太紧张,车速一超过30迈,便觉得无法控制,赶紧踩刹车。

那时路上有轿车、货车,但很少。等红灯时,有限的几辆车簇成一小堆,绿灯一亮,便纷纷向前飞驰而去。

我老练的车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就的。每天半夜,我和工人们便起来开始工作。及至凌晨,一桶桶豆浆、粥,以及一屉屉热气腾腾的包子被搬上卸去了车座的面包车。

路灯还亮着,天上的星星也在打着哈欠。我开着面包车,飞奔在熟悉的路上。

有时,看一眼天上的星星,我默默地想:此时此刻,还有谁也和我一起起早贪黑呢。

及至送货的厂区,但见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心中的失落一扫而过,一股温暖涌起——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这些年轻的身影,也和我一样背井离乡,怀揣梦想,默默却充满激情地奋斗着。开发区看似平静的胸膛里,正跳动着年轻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热血的心脏;开发区这片热土,正在这强有力的脉动下,隆隆向前!

没过多久,我的面包车就换成了一辆新的客货两用车。换车后不久,我去接从济南回烟台的女儿。当我按下车窗望向女儿时,我看到女儿脸上掠过一丝惊诧。上车后,女儿说:“妈妈,刚才看你有一种好强大的感觉。”我说:“这是奋斗的结果。”

我相信是奋斗给了女儿一个看似强大的妈妈,我也希望将来的她,通过自己的奋斗,自立、自强、自主。

在此后十多年中,我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在无意识中,有一天晚上,我下了高速进入开发区,只见万家灯火璀璨,街上的路灯纵横交错,刹那间竟有些迷离,分不清东南西北。

啊!开发区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竟然熟视无睹。“小公共”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区内增加了许多公交线路。一辆辆大巴车如同马路上的“航母”,仪态万方地游弋在大街小巷。

2019年,我停下了经营15年的生意,这时离初到开发区已27个年头了。

我的车又换成了轿车,我常开着车在大街小巷逡巡,似乎要弥补早些年只顾埋头赶路的欠缺,要好好感知晨夕轮转,四季变幻。

开发区已经成了车的海洋:耳边呼啸的是川流不息的车流;等红灯的路口,各式各样的货车、轿车、越野车、班车、旅游车、商务车排成长龙;夜晚,小区内外一排排各式各样的车在路灯下安然入眠,闪着幽幽的光泽……

此时,我由衷地感叹人的生存能力,赞叹人的创造能力,感叹时代发展的伟力。是一群又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让这片昔日的荒滩变得热气腾腾;是一批又一批充满理想的开发区人,创造了这个充满时代感的现代化城区。

致敬开发区人——包括我!

家园

园丁

我是一位外伤性高位截瘫患者,行动相当不便,几乎足不出户,常称自己是井底之蛙。2005年春,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村落和再熟知不过的小院,搬到四五十里外的开发区东面一个小区居住。

转眼十五年过去了。2020年春,我终于有机会西行,心情十分激动。一路上,朋友特意放慢车速,为的是让我看看家乡的新面貌。她边开车边向我介绍车外的景物。我就像鲁滨逊,大概他回到现实社会时,也不会像我见到家乡那样惊讶!

我指着海滨路北一个坐落在海边的小区,极其担心地说:“哎呀,小区怎么能建在这里?涨大潮时,海水不能淹没楼下的商铺和住户吗?”朋友笑答:“这是填海后建的,能建在这里必有其道理和根据。你能想到的,专家们早就想到了。”一路上,她当向导和解说员:“你看,这是东岳汽车制造厂。”哇,好大一片漂亮的小汽车,整齐地排着队,好像整装待发的战士!

眨眼间就到了八角地界。朋友说:“到石屋营了。”我的精神陡然大增,心想,该我当解说员了,过去这里是我们乡镇的辖区,对这里我能如数家珍。可是,看着窗外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漂亮大楼,就像键盘上跳动的音符,向南来北往的人们展示着雄鹰腾飞的景象。住宅小区手拉手,大型工厂肩并肩,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如同鹤立鸡群,哪还能找到过去的景象?

别的能搬迁改变,大山是跑不走的吧?我开始寻找祁毓顶山,我们村就在祁毓顶山前。可眼前除了一个小山包,哪里还有祁毓顶的影子?难道大山真的飞走了吗?朋友听到我的自言自语,用手一指那个小山包说:“那不就是。”我马上反驳:“不对,这不过就是一个小土丘,祁毓顶可比这个大多了,山上还有我带领学生栽的松树呢!1959年,部队曾在半山腰开凿山洞,还开辟出车道连接两洞口。”朋友咳嗽了一声:“你真成了鲁滨逊,成‘井底之蛙’了,山石已被劈下填海了,大宇造船厂以东填海造出一大片土地。”“我们村在哪儿?”她指南面一片平地:“那就是。”我仔细观察,哪里还有村落的影子啊?村子里的人以及邻村的人,早就搬进楼房里住了。

记得我上小学时,只在语文课本里见到过大楼和电灯、电话。那时还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加油干,加油干,将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会实现。”现在岂止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今年春天的一天,有同学、朋友来看我,向我描述雄伟壮观的大学城,一所所教学楼直冲云霄,校内环境优美,现在已有三四所大学进驻了师生。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烟台船舶工业学校、烟台大学一部分院系,还有我们村原址以西计划建体育学院……我越想越激动,真为我们新区骄傲!

同学还向我描述了“烟台国际医院”明年就能竣工,“体育公园”园址也已选好,即将动工。听着他们的介绍,我想,等这些都建成了,我一定请人帮忙去拍个照,通过微信把那些照片发给在外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家乡——黄渤海新区!这就是咱们崭新的家园!

乡愁

程斌

记忆里,家乡的海,特别清澈,清澈到荡一叶小舟如在天空中行走。海底,成片的或独株的海草,纹理清晰可见,甚至可以看到翠绿的叶脉上爬满了螺类的幼虫。身体透明的小鱼游过沙滩,身体会与沙滩融为一体,只有黑色的小眼与游动的双鳍会紧紧地抓住你的眼睛,目光随着它游动,整个人也融入了这片清澈的海洋。

退潮了,鹰眼螺在沙滩上留下了像走迷宫一样的爬行足迹,顺着这条弯曲的线路找到尽头,便可将它捕获。它裹着泥沙的身体叱着水,螺肉慌乱地躲进壳里紧闭。那一刻的阳光,闪亮在螺壳上,闪在眼睛里,闪在水湾里。

涨潮了,拿上脸盆,割一小块肉绑在绳子的一端,再绑上一个石块,沉到小码头的石缝中,把脸盆放在石缝的边上。潮水满盈盈的,一起一落地涌着,在石缝中穿流,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三五分钟后,慢慢地往上提绳子,快要提到尽头时,突然将绳子提到脸盆上方,只听搪瓷脸盆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一只只馋嘴的小螃蟹便掉进盆里,像投降似地举起一双双蟹螯。

鼓虾的洞穴藏在沙滩下,像个迷宫,左转弯拐,有时抠到尽头也不见它的踪影,白费一番力气。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把手插进虾洞的后门,然后不停地鼓捣,洞里的水就会晃动浑浊起来,鼓虾便会小心翼翼地在前门露出半只眼睛观察情况,此时一把抓住虾须就大功告成了,小半天就能抓上一兜。

那年,在沙滩上还挖出一条一米长的大章鱼,被激怒的它,通体发红。手指粗的八条爪子撑起身体,如火龙果般大的头高高耸起,脸部闪着幽暗的光变幻不定,甚是吓人。年少的我不敢靠前,直到这个虚张声势的家伙开始逃跑,缓过神的我抡起铁锹把它狠狠地拍了个正着,然后从腰间取下铁丝扣将它拴上拖回了家。

这片海湾里还孕育着波螺、蛤蜊、海马、海龙、海参、海胆、牡蛎、鲈鱼、针鱼、梭鱼……数不胜数的海洋生物。

赶小海是小孩子们的乐趣,是女人们的收入,出海则是老爷们的事了。

正月里捕比目鱼,二月里围梭鱼,三月里拉桃花虾、桃花蛸,四月里网对虾、爬虾,五月里叉针鱼,六月里是马步鱼、黄姑鱼、辫子鱼丰收的季节,七月八月放流网打鲛鱼,九月十月下拖网……

是父母的双手蘸着这片海水把我养大,如今再踏上这片土地,村庄的旧址上长满了杂草,我边看边行,像一个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寻找温暖的慰藉。

拆了,很多房子都不在了,小时候上学的路消失了,很多人也离去了,唯有那处叫老马棚的房子,还颤颤巍巍地立在那里。那是父亲工作过的地方,模糊的记忆中我曾来过这里。那时我还没学会走路,在母亲的怀抱里来探望父亲。灯光下,老牛清澈的眸子与我相望,草料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父亲汗流浹背地在院子里铡草,刀钝得像老驴的牙,将一滴滴汗珠碎碎。

村庄搬迁了,儿时的记忆永远留在了心底。

海的幸福(外二首)

王瑾琰

当第一缕晨光从大海上跃出浪花便穿上金灿灿的衣裳与迎风的菊一起,摇曳火红的枫叶上露珠滚动嘹亮的歌声,飘远船帆点点,满载着幸福白鸥在晨风里展翅醉了,赏海人

拾级而上,步履从容极目处——翠绿、艳红、洁白、金黄……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置身此景,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我们徜徉在蓝天大海的怀抱驰骋在广袤富饶的山河是如此幸运、无比幸福

山村云朵

太阳与山村拥抱,生出白云一朵、两朵、三朵……挂在蓝天

风总是怀揣小心思偷偷向云朵伸手

喜鹊从不搭理这些从一棵树跃到另一棵树自顾自地鸣叫着梳理毛发

炊烟倾斜,禁不住风的诱惑在夕阳下同云朵一起羞红了脸

三五孩童的嬉闹,绕过小河融进山坡一片翠绿七八只羊,在田野游荡出一簇一簇的白云朵

激活山村

把太阳从山后拉出来的
是村南那棵老柳树
长长的枝条伸进河里
一圈一圈地打捞着黎明

小路上走着的
一定是老张头和他的大黄牛
你听,哞哞的叫声多么温馨

羊群的咩咩声从栏里传出来
我知道,在露水散尽之前
这声音不会出现在山野小路上

喜鹊的歌声顺着桐叶漏下来
盖住了灶台浅浅的叮当

当香喷喷的早餐被第一缕阳光品尝
孩童们就欢快地跑出门
用清纯的笑脸激活整个山村

